

Chapter 1



第一章： 回歸二十年的凱旋回歸

2017 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，對香港中樂團來說，這更是一個極為獨特的年份，這既是樂團成立四十周年，亦是藝術總監閻惠昌出掌樂團二十年，成為歷任總監中任期最長的一位。其實，閻惠昌此一總監任期，亦是大中華地區的民族樂團近百年發展史中，從未有過的紀錄，香港中樂團亦在這一年中授予閻惠昌「終身指揮」的職銜，也就益增 2017 年的獨特性。



2017 年 2 月，周凡夫與閻惠昌攝於俄羅斯聖彼得堡。

如就西方交響樂團發展的歷史來看，能成就偉大樂團的眾多因素中，其中至為關鍵的，必然少不了與傑出指揮家、音樂總監長時間的緊密合作，如伯恩斯坦（Leonard Bernstein）與紐約愛樂、卡拉揚（Herbert von Karajan）與柏林愛樂、蘇堤（Georg Solti）與芝加哥交響樂團……中國民族樂團的發展，以今日閻惠昌與香港中樂團合作二十年的紀錄，這可是民族樂團發展的新啟示。相信音樂總監、指揮與民族樂團長期緊密合作會成為一個追求的指標，這樣子的例子將會日多，2017 年可視為一個新的里程碑的開始。

同樣在 2017 年，香港中樂團為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年，多次外訪巡演，其中 2 月出訪俄羅斯聖彼得堡和索契，和 6 月到訪中華大地六城巡演，當可視為樂團成立四十周年，和閻惠昌領導樂團二十周年的成果展示。然而這次巡演就客觀因素來說，最重大的意義卻是樂團經過長時間研發的環保胡琴系列，在幾乎走遍世界

不同氣候環境的城市演出，歷經不同地域場館空間的考驗後，再一次帶回民樂的大地來驗證。筆者作為此行隨團觀察的媒體人員和藝評人，也就見證了香港中樂團在六個不同背景的城市巡演所取得的成功，贏得專業同行和愛樂觀眾的高度好評，寫下了環保胡琴回歸民樂大地奏響的凱歌！

香港中樂團這次在六個不同城市的六場演出，在節目設計上，除配合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年的主題外，更要考慮面對各個城市不同觀眾的文化生態市場，務求做到在各方面都能取得平衡。在這兩個前提下，曲目的配搭一方面突顯樂團於環保胡琴上的成效，另一方面則展示樂團全面採用環保胡琴後，在交響化上的藝術水平，藉此將樂團「植根傳統，銳意創新」的藝術方向帶到中華大地。

在此一前提下，樂團此行的曲目設計以四首樂曲作為骨幹，配搭

不同樂曲組成四套大同小異的節目。四首骨幹樂曲，包括用作開場曲的山西民間吹打樂《大得勝》，選奏的是張式業編曲的版本，此一版本基本上保留了吹打樂的火爆強烈色彩，展示出樂團在吹打樂上的強大實力，特別是嗩吶被人忽略的柔情一面；熟悉的民間吹打音調，大大改變觀眾（特別是首次聽到香港中樂團的內地觀眾）對大型民族樂團的聲音偏向高、尖、散的慣有觀念。

接著是劉天華的著名二胡曲《良宵》，選奏的是閻惠昌自己改編，以拉弦為主的版本。這首音色無比優美的短曲（約五分鐘），與《大得勝》的熱鬧色彩構成鮮明強烈對比外，更重要的是展現出樂團全面改用樂團研發的環保胡琴系列樂器後，在民樂音色上脫胎換骨的效果。可以說，開場這十多分鐘，便即時讓觀眾感受得到香港中樂團與別不同，既不脫離傳統，但又帶來新鮮舒暢感覺的民族樂團的新色彩。

在這兩首「根植傳統」具有鮮明對比效果的樂曲外，另外兩首骨幹樂曲是香港新一代作曲家「銳意創新」的作品。先奏的是陳明志受香港中樂團委約所寫的《精·氣·神》；這首作品於1998年2月首演，2001年在聯合國國際音樂理事會（International Music Council, IMC）於巴黎一年一度舉行的國際現代音樂交流會中，獲各國與會代表投票入選十首推薦樂曲名單。這非僅在於其創新手法，約九分鐘的音樂，全無一句旋律，而在於作曲家能將各種民族樂器的獨奏音響色彩，甚至採用了「獨創」的敲擊樂器（如樂曲開始很快便出現的由「傳聲筒」振動發聲的獨特「樂器」），成功地展現出「東亞」甚至可說是「東方」的美學色彩與哲學美感。閻惠昌亦特意放下指揮棒，以融入了太極拳般的肢體動作來帶領樂團奏出豐富多變的音響色彩，特別是將曲中柔中帶剛的張力慢慢滲透出來，這確會是很多人從未有過的音樂體驗。

另外一首是用作音樂會壓軸的《唐響》。這是香港橫跨流行古典、西方中國的作曲家伍卓賢2016年為樂季開幕音樂會創作的作品，是「周秦漢唐·穿越香港」四首樂曲中的最後一首。這次巡演所奏的是沒有結他和編鐘的修訂版本，樂曲巧妙地將唐代古韻音調與現代快速節奏融合，將唐代宮廷的盛世氣派氛圍，與香港充滿活力的繁華景象交替穿插，最後更由樂手齊齊哼鳴出天下大同的無字聲音，閻惠昌甚至鼓勵現場觀眾後期加入與台上一齊哼鳴，以求取全場和應效果。



在《精·氣·神》中出現的「傳聲筒」樂器

可以說，這兩首「銳意創新」的香港作品，無論形式構思、現場成效都能達到讓人一新耳目的效果。這兩部作品亦可以說是配合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年的巡演主題的音樂，藉著展現香港作曲家在創作上的成果，來展示香港城市的特色，就如該兩首作品所展示的中西結合、現代傳統並重，和活力創意兼備，由此帶出的便是香港城市國際化、活力化的特點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這兩首作品呈現出來的音響效果、交響化的色彩與音樂形象，都因為環保胡琴的全面採用，整體上都顯得更為純和統一，偏向高、尖、散的粗樸民間風味都被改變了，在審美上亦變得更貼合現代人的要求。

2017 年內地巡演第一站天津（6 月 2 日），在天津大劇院的音樂廳，座位 1,200 個；第二站北京（6 月 3 日），演出場館是北京音樂廳，座位 1,024 個。這兩站除了四首骨幹樂曲，還安排了趙季平 2008 年受樂團委約創作的《莊周夢》；這原是由馬友友用

大提琴獨奏，於 2008 年新視野藝術節中首演的協奏曲，近年改由革胡獨奏，由樂團革胡首席董曉露擔任。在這部富於哲理性的音樂中，不僅發揮出樂團研發的革胡渾厚且音色醇和的特點，更展示出樂團與獨奏者高度呼應、精細配合的高水平技術。全曲演奏時間約為廿四、五分鐘，亦是這次巡演篇幅最長、最富藝術深度的作品，讓人深深地感受到環保胡琴家族的低音樂器革胡，在多次改進後，在藝術上的表現力，已足以和大提琴相媲美。

配合《莊周夢》的是彭修文以古琴曲《流水》作素材，於 1979 年創作的交響詩《流水操》。這是一首展現樂團細膩和對大幅度變化的掌控力的作品，呈現傳統音樂在大型民族樂團中的新貌，和深具藝術性的表現力。環保胡琴帶動了全個樂團，奏出動人動聽的音色，將強大的表現力充份發揮出來。

第三站在瀋陽盛京大劇院（6 月 4 日），音樂廳座位 1,200 個；

第五站是武漢琴台音樂廳（6月9日），座位1,602個。在這兩個場館配搭四首骨幹樂曲演出的有三首樂曲：由魏冠華與陸雲霞分別擔任京胡和京二胡獨奏部份的交響詩《穆桂英掛帥》，戲曲味道濃烈，獨奏樂器有突出的表現，很能發揮大樂團的氣派和氣勢，奏出了鮮明強烈的敘事性和描寫性的樂音，具有很強的感染力。藉此亦證明了環保胡琴家族的樂團，結合獨奏的傳統胡琴樂器（京胡和京二胡），完全不會影響藝術上的發揮。



魏冠華（京胡）與陸雲霞（京二胡）演奏《穆桂英掛帥》

接續演奏的《黑土歌》，同樣能感染觀眾和引發共鳴。這是隋利軍創作的三弦彈唱與樂團演出的作品，尚存寶將原是民間很粗糙的彈唱歌詞加以提煉，擔任彈唱的三弦樂手趙太生對這首作品的處理，經過近年的演出經驗累積，亦越來越能掌握得到觀眾的心理；樂曲加入了農耕所用的笕箕和木鏟，在演出時的現場音響與表演效果都很有震撼性，加上趙太生情感飽滿的彈唱歌聲，每次都能一步一步地將觀眾的情緒掀上沸點的高潮結束。

第三首樂曲是趙季平的《古槐尋根》，展現了樂團對大幅度的音色力度變化卓越的掌控力。思緒無盡的引子，與之呼應的尾聲，餘音裊裊；情感真摯，深情無限的慢板，與愉悅歡暢，節奏鮮明的小快板，相映成趣。

回到第四站上海（6月6日），在市區西北邊遠處的嘉定新城保利大劇院登台，座位1466個。曲目與北京、天津的首套節目幾

乎一樣，只是以郭文景的笛子協奏曲《愁空山》取代《流水操》，當晚由在上海音樂學院任教的唐俊喬擔任獨奏，三個樂章合共約二十分鐘的音樂，奏來順暢，即使是快速的華彩樂段亦奏得精準。

第六站也是最後一站成都（6月11日），演出在特侖蘇音樂廳，座位850個，亦是唯一沒有演奏《精·氣·神》的一場。焦點是三首「協奏曲」：《穆桂英掛帥》、《黑土歌》和《莊周夢》。革胡獨奏的是革胡助理首席羅浚和，羅是成都人，如此安排不僅獲得觀眾熱烈反應，更出現其九十高齡母親在羅的兄嫂陪同下，坐著輪椅出席了音樂會的溫馨場面。

香港中樂團此節目設計形式，既有中國傳統色彩，又有現代音響風格，既有民歌戲曲的音調，又有藝術深度，是一套多樣化、多姿采的雅俗共賞節目。這種全方位考慮的節目設計，亦讓香港中樂團回歸到民樂根源的祖國大地，贏得各方面的高度讚賞，對內

地的民樂團同行的影響，更每每可用「震撼」二字來形容，其中多場演出還一再出現全場起立鼓掌。這種在中華大地並不多見的現象，這亦可以說是為香港中樂團此行巡演六城的創舉，在掌聲以外最有力的肯定方式。

香港中樂團藉著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的契機重訪中華大地，再次展示樂團在音樂上高水平的專業化表現、在音樂上的強大表現力，由此亦讓更多人改變了民族樂團的聲音觀念，這已非是考驗環保胡琴，而是凱旋展示環保胡琴的成就，相信這會是樂團此行創舉性的巡演的最大意義所在。

其實，在此之前，作為香港中樂團一系列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外訪的首項活動，遠征俄羅斯，在聖彼得堡的教堂音樂廳（Jaani Kirik Concert Hall）（2月16日），在索契國際藝術節的索契室內樂及管風琴音樂廳（Sochi Chamber Music and Organ

Hall) (2月20日)，和索契冬季劇院(Winter Theatre Sochi) (2月21日)的三場音樂會，更突顯出環保胡琴的特性。這三場演出，都贏得全場觀眾起立鼓掌的至高讚賞。這次外訪以突顯中國傳統樂器特色的小組和獨奏曲目為主，而非大樂團的交響化樂曲，所以演出陣容只有三十一人，以環保胡琴家族作為骨幹，也就更能發揮環保胡琴均勻諧協的音色與表現力，大大改變了外國觀眾對中國民族樂器高尖噪音的觀念。不過，更大的考驗是最後一場和莫斯科精英室樂團(Moscow Soloists Chamber Orchestra, MSCO)的同場演出。

該場以「中國與歐洲相融」(When China Meets Europe)為名的音樂會，是中提琴大師巴舒密特(Yuri Bashmet)創辦的索契冬季國際藝術節(Sochi Win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)作為第十屆冬季奧運會的重點節目。身為藝術節總監的巴舒密特將香港中樂團請去，採用東、西方兩個樂團同台，以文化

交流方式來演出的設計，帶有很強的實驗性和挑戰性，背後亦帶有很重要的探索意義，為此亦被確認為「中俄文化生活中的一記重大事件」(A Great Event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China and Russia) (節目冊中的用語)。

其實中西樂團同台演奏的做法，在海峽兩岸和香港都嘗試過，但這次很不一樣，非僅在於這次由兩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級樂團合作，更在於演奏的曲目中有特別為此量身而作的新曲，由巴舒密特指揮兩個樂團演奏俄羅斯現代作曲家阿歷山大·柴可夫斯基(Alexander Tchaikovsky)創作的《中國畫五幅》組曲。樂曲長約十二分鐘，以五個樂章組成，各樂章描寫一幅中國畫，分別是王詵的《煙江疊嶂圖卷》、郭熙的《樹色平遠圖》、崔白的《雙喜圖》、韓熙載的《夜宴圖》，和王詵的《漁村小雪》。樂曲以中樂開始，繼而西樂弦樂組輕輕加入，五個樂章主要運用了弦樂提琴和中樂的拉弦及彈撥，亦用上小提琴的撥弦效果，營

造的是中國畫的清淡風格。

此外，兩個樂團還在閻惠昌指揮下，攜手演奏了譚盾採用電影《臥虎藏龍》的配樂所寫成中、西樂隊版本的組曲第一首《臥虎藏龍》和第六首《永別》；原曲是大提琴和二胡擔任獨奏，改由巴舒密特獨奏中提琴，與香港中樂團的胡琴首席張重雪的二胡來對話。

這次香港中樂團與莫斯科精英室樂團合作，兩個樂團合計五十餘人。兩首作品奏來在和諧程度及融合效果上都很不錯，環保胡琴與西方提琴相互間的色彩亦未有出現不諧協的現象，相反地卻能互補，色彩變得豐富了，但兩個樂團合作的效果仍應有很大的發揮空間。可以看到，環保胡琴的出現，為中西方樂團混合發展提供了過往從未有過的良好基礎，證明將不同民族的樂團組合來演奏，用以擴展音樂的表現力，確是存在著很大的發展空間，也就是說，環保胡琴的影響力已接軌到西方樂團中去了。